

你说我听



老师讲得生动,听众听得专心。

编者按

少年快乐,成年就卑微吗?少年不快乐,成年就享乐吗?为什么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少年,结局就是卑微的成年呢?快乐的少年和卑微的成年,如果能划上等号,那是极少数不懂科学家庭教育理念的家长导致的,是走入了“快乐”的误区。

2020年12月12日上午,康桥学校台州校区校长、台北教育大学教育博士陈锦莲,在台州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,为听众作《乐当福吗——谈自主学习》的讲座。

讲述/陈锦莲 记录/摄影/陈伟华

60多年前,我出生在台湾,我是大山的女儿。一栋红瓦农舍,被群山围绕,这就是我的快乐老家。

从小,我一直跟着在山上工作的爸爸生活。在他身后,我踩着落下的长长影子,时间一下子变得缓慢而有节奏。有时台风过境,把所有的农作物一扫而空。那时,爸爸总会说这么一句话:“没关系,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。当暴风雨过去,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,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,但你已不再是当初的你。”在他的言传身教下,我也就常怀一颗感恩之心,感恩父母,也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;在成长过程中,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,如果遇见问题和遇见挫折,我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。

山长大的我,千山化育我稳健踏实,峻岭造就我坚忍谦和,大地形塑我热情质朴。大学毕业,我在当地的小学,先后担任了多年的老师和校长。同时,又在台北教育大学兼任讲师。

“我的责任就是我的方向,我的经历就是我的资本,我的性格就是我的命运。”这三句话,浓缩了我的人生,还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资本。让我在教育生涯中,处于逆境时,用正面解读;处于顺境时,会逆向思考。

或许是身教,又或许是老天爷的眷顾,我的两个儿子,从小就能自律、自主、自爱和勤奋好学。现在,一个披上白大褂行医,救人无数;另一个在UCLA(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),攻读CS(计算机科学与技术)博士学位。2020年,我的先生从科技大学教授岗位退休。他是我的动力,也是我的支柱。

而教育是我这一生的最爱,2020年6月,我告别故乡,有幸踏上台州这片美丽的土地。从陌生到熟悉,我在这个地方,更多的是喜爱。台州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,对在台州创办一个一流的国际化学学校——康桥学校台州校区,我信心满怀。我期许自己今后在台州这块教育沃土里,与老师们一

# “自主学习”伴我远行

起砥砺深耕,让孩子们在爱、尊重与关怀的牵引下,成为社会精英和赢得美好的未来。

## 二

关于教养方式,一直广为流传着两种“理论”,一种是“虎妈式”教育,另一种是“放养式”教育。而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,西方父母偏“放任型”,中国父母偏“权威型”。

“权威型”家长,即是“恰当要求、恰当反应”型家长。他们对孩子的行为,总喜欢用“适当的限制”的方式,还会为孩子设立一定的行为目标,并坚持要求孩子服从并达到这些目标;同时积极地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反应,以便及时地调整。总而言之,这类家长对孩子是“理性、严格、民主、耐心和关爱”。

但经济学家给了我们新的视角,让我们看到选择哪种教育方式,不仅有文化传统的原因,也有背后的经济学原理。比如西方在近代也是非常推崇“权威型”育儿,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,世界上最主流的教育方式,其实都是专制型教育。由此可见,不管是“权威型”教育,还是“放任型”教育,这两种方式,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。

我早年看过这么一场影片,在欢乐中见真情,在欢笑中有泪水,温馨、趣味、真情、至爱。影片中的小女孩,她喜欢航空事业,很想以后做这方面的工作。而她的妈妈是一名老师,她希望女儿以后能考清华或北大等名校;同时,她把女儿怎样拿高分,看得特别重要。于是,这位妈妈总喜欢把自己的想法,强加在女儿身上。有时,她还要干涉女儿的学业和生活,使女儿觉得烦恼得很。

除了“权威型”的父母之外,还有一种叫“放任型”的父母。该类型的父母,与前一种类型的父母有所不同,他们完全能接受孩子所有的情绪表现,即便是不适当的方式,也都能无条件地包容,只要求孩子的情绪能得到释放,他们对孩子充满了同理心,给孩子更多的是安慰。但是,他们却不会教导孩子有关情绪的问题,更不会教导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,以及行为的指引。

## 三

现在在台州,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家长朋友,并与他们进行交流。发现有不少家长,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爱玩,不爱主动学习,更让人担心的是,家长不逼,孩子就不学,可是越逼,孩子却越磨蹭。我还深刻地了解到,家长们是多么地希望孩子,能做一个自主的终身学习者,并能自发、自律地完成功课,做好自己的分内事。这也是这次讲座主题的出发点吧!

我认为自主学习是人的本能,人人都有独立学习的能力,人人都可以成为自主学习的能者。但是,这样的能力,不会凭空产生,也不可能靠灌输知识就可以学会。它必须得让孩子自己去抉择,让他们一次次从成功或错误的经验中,认识自我和挑战自我,而且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。一些家长,每每为孩子犯错而觉得烦恼。其实,孩子不断犯错误的过程,正是在不断改正错误和完善方法,以及积累经验的过程。我现在还记得,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让孩子拥有尝试错误的经验,经验对儿童的价值,如同对成年人的价值一样,无论怎样估计,都不会过高。”由此可见,经验的锻造和淬炼非常重要。要做到这一点,家庭教育是关键,学校教育是关键。唯有老师和家长携手合作,方能共筑孩子“自主学习”的梦幻。

那么,家长怎么帮助孩子呢?这需要家长先检视自己的教育观,让孩子意识到“自主学习”的重要性,并陪伴孩子成长(渐趋平等的伙伴关系)。所谓自主学习,是指在学习上主动的,而不是被动的;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;是立自的而不是依赖的,还有,对自己有目标、有要求、有计划、有反思、有总结,而不是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对自己不负责任。家长应有意识地让孩子在自我设计、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过程中,体验到学习成功的愉悦,进而激发他们产生自主学习的欲望,并增强他们学习的自主性,为自觉学习和主动学习,打下扎实的基础。

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,而愿意接受自主学习的教育观,这显然是



康桥学校台州校区校长、台北教育大学教育博士陈锦莲,在台州做讲座。

第一步;继而是要努力用心地,让孩子在生活中实践,在实践中成长。家长还要学会“拒绝控制”,以及告别时时、不断地替孩子做抉择的行为。因为走在路上的孩子,需要有父母的陪伴、引导、聆听、回应、尊重和鼓励。

除了家庭教育之外,学校教育在帮助孩子成为自主的终身学习者时,也起着重要作用。我认为,传统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,把人视为机器的一部分,忽视了人的个性化。课堂上的个别教师,是传递知识的工具,导致一些孩子学习被动现象的发生。因为,如果孩子所学到的知识,是“碎片化”的,那就无法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内驱力了。当然,这就更别奢望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了。而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,要做到多元化和全方位经营,比如环境创设、课程设计、教学活化和学校文化等,这样才能提升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动力。另外,还要放手让孩子为自己的学习做主,让孩子在思考、判断和选择,以及决定过程中,探索自己的兴趣,帮助自己的学习;通过老师、家长的促进和鼓励,帮助孩子找到自我,发现自我和唤醒自我。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,只是花期不同罢了!我要强调的是,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,从灌输知识变成少教多学,以点拨为主,促进学生进行思考,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。这样,才能更好地触摸到课改的核心,更好地实施教育。

教育是我一生的最爱,学校教育过程,是帮助孩子探索人生和找寻自我运行轨迹的旅程。

好读

## 未被穿越的真相

——读大卫·休谟《人性论》



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:普通文献借阅室B82-061X656

蒋 琳

恨:“既然我得不到,那就谁都别想得到。”艾蔻在复仇女神面前发下诅咒:“让无法爱上别人的纳西索斯爱上自己吧!”就这样,她的诅咒开始应验了。当纳西索斯来到湖边弯下腰喝水时,看见湖面上映着自己俊美的倒影,便立刻爱上了自己。从此,他每天都到湖边来。起初是自我陶醉,渐渐地变成顾影自怜,最后终于扑向水中自己的倒影。几天后,在湖边的草丛中,在纳西索斯倒下的地方,长出一株娇黄的水仙花。它就是纳西索斯的化身。

自此,水仙花就成了自恋的代名词。自恋是人类的原罪。

骄傲是自恋在生活中的表现。休谟说:“各种有价值的东西,比如见识、学问、正义、勇敢、美貌、体力等都可以让人产生骄傲或谦卑的情感。”

对自恋的肯定让人产生骄傲,对自恋的否定产生的就是谦卑。在肯定和否定关系中,有两个因素,一个是距离,另一个是自我。

距离是喜欢与骄傲的差别,当见识、学问、正义、勇敢、美貌、体力等与自我有距离、单向度欣赏时,我们对它们只有喜爱;当见识、学问、正义、勇敢、美貌、体力等与自我没有距离、成为双向交流,也就是我们拥有它们时,骄傲便产生了。

所有的关系中最主要的观点是界线,所以距离是最终的关系。“必须与我们有某种关系的事物,才可以刺激起我们的骄傲感。倘若美不寓于与我们有关系的某种东

西中,而只是从它自身来考虑,根本无法产生任何骄傲或者虚荣的情感。”休谟指出,“自我永远是骄傲或谦卑的对象。”

每个骄傲的人心里都希望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。出于对虚荣心或者名誉欲的追求,这二者最容易成为骄傲或者自负的原因。所以,炫耀是骄傲最常见的表达,它能最大化地衍化成一种现象,影响他人的观点。“骄傲的其他缘由,像品德、美丽与财富,倘若没有别人的观点来配合,那么它们的影响也就特别小了。”休谟认为,骄傲与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,炫耀不仅是建立自我的首面旗帜,而且通过造成一种社会现象从而影响他人的观点。

## 二

“在某种情形下,骄傲才可以被刺激起来。”休谟说,骄傲的产生需要一个“优于常人”的起点。比如说,我们所拥有的见识、学问、美貌、体力等优于常人时,这些特点才能成为骄傲的根源,成为炫耀的资本,人类所固有的资源在常识下是不能成为骄傲的来源的。但是,对种族主义者来说,为了激发起同类人群的认同感,他们会最大化地地运用这些固有资源。于是,民族、地域这些都成了种族主义者能操纵的一根“指挥棒”。
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本进攻中国,当权者推行军国主义,采用的精神武器就是种族主义。美国作家詹姆斯·道斯写了一本

书《恶人:普通人何变成恶魔》,书中采访了曾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,这些人年轻时曾犯下最残暴的罪行,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主义的布道。在书中,曾参与侵华的江波君自述:“你知道的,通过公共教育,他们把‘忠君爱国’这类意识形态灌输给你。换句话说,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表示日本是,呃,天神的国家。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,不容置疑。这种观念深植我们脑海……如果你换个角度想,这意味着要你鄙视其他人种。”

用“唯我独尊”的心态看待世界,用“种族优越”的宣传教育民众,除了日本还有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。这种理论为种族主义者推行种族歧视和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,其核心就是民族骄傲,缩小一点就是地域骄傲。

“骄傲比愉悦有更多的要求,因为骄傲会将愉悦转为虚荣。这种双重关系要完成任务,需要更多的力量与势力。”休谟指出,骄傲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情感。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或国家,当他们越骄傲也意味着对其他人越危险。

## 三

炫耀会引起他人的不悦,但对自己却永远是愉悦的,人类的自恋情结无法消除。这种进攻性情感如果缺少约束会让人在人际交往中无法相处,于是社会确立了礼貌原则,以防止人们的骄傲互相对立。

## 我们是否已走得太远

——读余光中《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》

范伟锋

余光中的《乡愁》,很多人都耳熟能详,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。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,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……”这首诗是他1972年在台北日居写的,表达了浓浓的乡愁和对祖国的怀念。

余光中自称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是自己写作的“四度空间”。梁实秋评价他“右手写诗,左手写散文,成就之高一时无两”。《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》这本文集,汇集了三十余篇余光中的散文和数篇评论,每一篇都是佳作。

也许余光中第一身份是诗人,本性浪漫,跳跃性思维强。《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》收录的作品,充满诗意,散文中时而穿插一些诗歌。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一文结尾,引用了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歌《火车》;《没有邻居的都市》一文,加入他自己写的《月光曲》和《木屐怀古组曲》两首诗,字里行间跳动着诗人情感的脉搏,涌动着他对美的追求。

读着这些诗意的散文,未觉得过分矫情,反倒有些轻松,甚至有一些诙谐幽默的味道。他眼界开阔,知识渊博,学贯古今,遣词造句信手拈来。在《书斋·书灾》《彩票与文化》等文中,时不时来几个英文单词;在《艾略特的时代》《用伤口唱歌的诗人》等评论性文章中,旁征博引一些名人名言:《假如我有九条命》《海缘》等文中,较多运用了中国古代文人观点、故事或名句。

余光中是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翻译家,也是父亲、朋友,品读这本散文集,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爱的气息。余光中在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中,把自己对四个女儿的爱写得入木三分,一个慈父形象跃然纸上;《仲夏夜之噩梦》把对已逝朱立民先生的回忆写得非常



台州市图书馆馆藏信息:普通文献借阅室I267Y754

深沉,特别是文章最后一句:故人劳碌的一生,难道一直在折?就这么折进去了吗?《风吹西班牙》《木棉之旅》《花鸟》等文,则饱含了他对大千世界的热爱;表达情感最强烈的还是乡愁。不管《南半球冬天》《没有邻居的都市》,还是《逍遥游》《听听那冷雨》,抑或《海缘》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,所流露的那种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思乡怀国之情,都可以归纳为《望乡的牧神》中这一句:那年秋季特别长,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。

最了解父亲的是女儿。正如余珊珊在序言中写的那样,“我在父亲的诗文中,找到失魂的呓语,一种移居他乡的无奈”,最后“无论有形的、无形的都已根植在这块土地上,成为耀眼的地标”。

能写出如此文章,必是率真纯净之人。余光中除了对自己内心毫无保留地剖白,哪怕是得罪人,对他人作品也是知无不

言,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。《梵高的向日葵》一文,表达出自己对梵高的艺术才华倾慕之情;《诗的三种读者》回答了“诗如何欣赏”之问,将读者分为读者、学者、诗人三类,喻之为“读者赏花,学者摘花,诗人采蜜”;《诺贝尔文学奖》则对评奖一事进行一番评论;《何曾千里共婵娟》写的是才女张爱玲,隐隐透露出相隔时空中惺惺相惜的文友情;面对别人对他的不当评价,他回击得辛辣、有智慧,“我不回答,表示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他;他不停止,表示他的人生不能没有我”。

读罢《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》,不禁扪心自问:与余光中相比,我们宝贵的天真是否被庸俗的世俗绞杀?我们的初心是否变得暗淡无光?不妨多读读余光中的诗和散文,多与伟大的灵魂对话,或许可以唤醒日益模糊的自我,找回天真。